

千年窑火与仙霞古道相辉映

——走进三脚口

祝龙光 文 摄



三脚口古窑址。

提起三脚口,人们很自然想起三脚口碗厂,想起曾燃烧千百年的窑火,想起渊源深厚的瓷文化。追溯历史,三脚口陶瓷业的兴起,源于唐代,窑里、窑垄两个自然村都与瓷业密切相关。据史料记载,三脚口明代的青花窑址,面积约1000平方米,出土有碗、盆、盏、碟,质地粗糙、胎底白、青花色较沉、泛褐色,纹饰主要是花草纹。该遗迹为市文保单位。

仙霞古道的开辟,促进了交流与发展。清乾隆十一年(1746),有一对名叫黄正中、黄大远的叔侄,自福建连城抵达三脚口附近,看到一带山清水秀、环境优美,便住了下来,建窑制碗,生产一种大底小粗碗,碗底内外不上釉,仅在碗壁上釉,产品分青花和灰白釉碗两种,这地方就是后来的碗厂,即三脚口制瓷作坊的所在地。

碗厂坐落在狭长峡谷中,一条源于子安的小溪顺流直下。生活在小溪旁的黄氏家族,秉承祖先手艺上“传子传媳不传女”的规矩,代代相传,窑火不熄。

三脚口制瓷作坊保留了古代传统

生产方式与技术,为浙西清代遗存的唯一一个传统制瓷作坊。其布局与设备,与龙泉已发掘的大白岸宋、元时期古窑址基本接近。作坊的工艺分取泥粉碎、淘洗拉坯、画花上釉、叠窑煨烧等。这众多工艺中,最古老的是“碾泥”。缘溪而建的9座小水碓,每座设4个石臼,水自流、碓自春,昼夜不息。如今,这些遗存犹在,仿佛默默诉说着当地从农耕文明迈入工业文明的历程。当然,遗存中最壮观的还是龙窑,俨然一条卧龙循山势斜卧,长约35米,分成27仓,一次可装碗坯3万只,碗与碗重叠高度可至窑顶,火苗直接烧碗身而不粘连。

随着社会的发展,三脚口制瓷业也不断进步。民国时期,有32户52人从事瓷器生产,年产粗碗50万只。1949年后,一度改为地方国营江山瓷器厂,以后又先后改为三脚口瓷器生产合作社、三脚口瓷器厂,主管部门也多次变动。20世纪70年代中期,企业拥有职工162人,增添了机械设备,减轻了劳动强度,研发了茶杯等新产品。1980年,试制成功双喜瓶、冬瓜瓶、

花瓶、油瓶等7个新品种,并增加老寿星、牡丹、松鹤、哪吒闹海等9种图案。以后,又通过工艺革新,提高了质量与效率,开始向省外输送了200余万件产品。1989年,三脚口曾兴办了仙霞陶瓷厂,烧制出青瓷荷花碗、青瓷金色碗、花边碗和青瓷汤碗。1997年,制瓷作坊停产。

三脚口制瓷作坊是中国陶瓷史上的“活化石”。它以其设施和工艺的原始性、传统性,为研究制瓷业提供了实例。上海博物馆古陶瓷展厅,专辟百余平方米场地,将整个古瓷作坊按比例缩小制成模型展出,以供国内外学者、专家及游客研究、观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实地考察后给予高度评价,并拍摄了纪录片《龙窑》。2006年5月,三脚口制瓷作坊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世纪以来,江山市多次拨款予以修缮,使这个集陶瓷考古、制瓷工艺和旅游观光于一体的胜地重现光彩。千年窑村,屹立于悠悠古道之畔,相互辉映,永远是仙霞儿女心中的骄傲!

三脚口历史悠久,勤劳智慧的人民长期居住在仙霞古道两侧,生生不息。他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又积累了丰厚的文化成果。境内星罗棋布的民居和公共古建筑,每一处都凝聚着前人的智慧与心血,无不闪烁着璀璨夺目的文化之光。这些古建筑遗存,首推具有“追祖睦族”等功能的宗祠。王氏、黄氏、汤氏等宗祠,不仅成了一个宗族的荣耀,而且寄托着人们悠悠乡愁。

据三脚口《王氏宗谱》载,元朝有个叫王国宝的先贤从兰溪县双牌村游猎到此定居。因其祖先王祐手植三槐,云子孙必为三公,为怀念祖宗故名此地为“三脚口”。一代代王氏后人,在此繁衍生息。明代,三脚口建成大厅,坐北朝南,门厅三开间,明间抬梁式,被专家称为“江山最古老的一座厅屋”。抗战时,肇和中学从上海迁往三脚口,这里曾作学生宿舍,遗憾的是此厅现已无存。

三脚口有两座王氏宗祠缘溪而建。大宗祠在遭侵华日军炮击后变为废墟。现存的小宗祠,系清代建筑,坐北朝南,正大门呈八字形,上方设双重檐砖雕牙子叠涩出挑门楼,设滴水瓦当,下方“王氏宗祠”匾额系砖雕,周边配以浮雕牡丹、麒麟及人物图案。其门楼气势宏伟,雕刻精美。

位于碗厂的黄氏祠堂,系清光绪五年(1879)建造。通面宽12.5米,深27.4米。祠堂分上、中、下三堂,由戏台、厢



文昌桥。

房、天井等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前些年,祠堂又进行了修缮。整修后的祠堂与整个制瓷作坊一起对游客开放。

坐落枫石村的汤氏宗祠,屋内修葺一新,门前新铺设的地面十分平坦。它与大草原、制瓷作坊一起,构成了新的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

三脚口还留下了许多古民居,仅清代的就达20余幢。这些坐落于青山绿水间的古民居,源于自然、融于自然,一砖一瓦散发着传统文化的气息。如果说祠堂是安放祖先灵魂的栖息地和存放乡愁的民间陈列馆,那么,古民居群无疑是承载悠久历史的建筑之魂。

三脚口有建于明天启三年(1623)的

圆通庵,有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广长庵,还有和尚“升天成佛”的墓塔。从这些庙宇中,也许能看出古道上三脚口当年的兴盛。

屹立于三脚口溪上、衔接窑岭古道的文昌桥,它默默地见证着仙霞古道的繁华。文昌桥重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南北跨越溪流,系半圆形单孔石拱桥,全长22米,高7米,宽4.5米,跨度11.9米。桥面为条石纵联砌筑,桥面中间纵嵌一行宽0.42米石板,中心点横铺三块石板,与纵铺石板交叉成十字形。拱顶东西两面嵌条石,刻楷书“文昌桥”3字。桥畔的一棵古樟,伸展着繁茂的枝叶,装点着古桥的景色。

贵人的身影,留下过多少文人墨客和商贾旅人的足迹,也不知挥洒过多少挑夫艰辛的汗水……明大地理学家徐霞客在《闽游日记》中,写下了“三月十一日,抵江山之青湖,为人闽登陆道。十五里,出石门街,与江郎为面,如故人再晤。十五里,至峡口,已暮。又行十五里,宿于山坑”的文字,并留下“十二日从山坑出发,二十里,登仙霞岭”的记载。清代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和林则徐《丁亥日记节录》等篇章中,均有越窑岭,途经古道三脚口段的记载。在三脚口,至今仍流传着“三脚口,三条坑,富人靠靠山,穷人靠扁担”的民谣。

仙霞古道上的三脚口还有不少优美动听的传说故事。相传,莲花姑娘因机灵手巧,绣出了不少精品,为娘娘所青睐,被选进了皇宫。她那《峡藕莲花鸳鸯戏水》的作品,再现的是家乡的景色,包含着她对藕哥的一片真情。画上清新的莲花、欲语待飞的鸳鸯,深受皇上的喜爱。正因为这样,莲花也引起了

妃子们的妒恨。莲花不久中毒身亡,尸骨还乡,埋在家乡的山坡上。她的恋人藕哥自莲花进宫后便天天清晨登上山顶眺望,没想到心上人此番出去,香消玉殒。遭此沉重打击后的藕哥,一病不起,含恨离去。后来,家人将莲花、藕哥埋葬在同一座山峰上,这山便是状若双乳的莲花山。

追溯历史,三脚口人才济济。明代曾有王均、王允德等名列职官表,王奎、王一清获廪生;清代有王献良、王飞熊获举人,王钰、王梦裘获贡生,罗应亭获廪生。

明代王克常“为人乐善好施,声名播于闾巷,生平尚义输财,德风被及乡里,建桥梁便于过客,创义馆利于学子。”明成化年间,王克常曾捐助修建峡口国泰寺、三脚口圆通寺、廿八都相亭寺。清代的王昌运,重修仙霞古道上的文昌桥。在现当代史上,三脚口在军政界、科技界、教育界、新闻界,又涌现了一批骄子,他们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又心系家乡、造福桑梓。



三脚口王氏小宗祠。

三脚口古村,作为仙霞古道往返浙闽的必经之地,曾留下过多少达官

人文微博

<http://weibo.com/qzrbwzk>

圣地琴音,未来可期

近日,第三届“敦煌杯”古琴室内乐新作品展演颁奖晚会在衢州举行。晚会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古琴专业委员会携手创作委员会联合主办。本届“敦煌杯”筹备半年,征集作品7个月,共收到100多首协奏、重奏、独奏投稿作品,还收到了来自海外作曲家的投稿。一共23部作品入围并在衢州进行现场终选。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响·象》和以衢州为创作灵感的《礼乐南孔》两部作品夺得一等奖“魁元”称号。这场古琴的艺术交流盛会,也引发国内古琴业内的高度关注。

点评

衢州是浙派古琴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拥有悠久的古琴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如古琴大家毛敏仲,他与郭楚望、徐天明、刘志芳等人共同开创了浙派古琴,这一流派对后世其他古琴流派产生了重要影响。晚明时期,龙游地区的祝公望成为一位著名的斫琴家,他的技艺高超并有所创新。近年来,南孔圣地的古琴文化传承群体通过举办音乐会、讲座和其他文化活动,有效地传承和推广了古琴艺术。例如,今年9月举行的“对话孔子·礼乐弦歌”古琴名家音乐会上,多位古琴名家齐聚衢州,演奏了与衢州渊源深厚的传世古琴名曲。各类活动不仅展示了古琴的魅力,也为弘扬南孔文化和衢州的琴学文化作出了贡献。未来,随着更多人的参与和支持,衢州的古琴文化将会继续繁荣发展。

“小文创”让文化遗产“触手可及”

“太精致了!不愧是九龙九凤冠!”近段时间,一款以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为灵感的冰箱贴,引发了消费者的抢购热潮,更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在线上平台,这款“顶流”冰箱贴每天晚上限量200件,几乎瞬间被抢购一空。如此热烈的场面,不仅展现了文创产品的独特魅力,更深刻反映出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积极追求。

点评

“高度还原”文物的文创产品,如同一座座“微型博物馆”,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得淋漓尽致。设计师们将这些馆藏瑰宝微缩成冰箱贴,于方寸之间既保留了文物的精美细节,又通过现代设计赋予了其新的生命。这种创新转化,不仅让传统文化焕发了新的生机,也让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激发对本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自豪感。

纪录电影如何突围?

近日,第三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在珠海开幕。当前,由于自身商业属性不强,市场规模不大,纪录电影在电影产业中往往处于边缘位置。从数据上看,2023年纪录电影总票房为1.9亿元,票房占比约0.35%。因此,如何让纪录电影在竞争激烈的媒介环境中突围,获得与其艺术质量相匹配的市场成绩,成为从业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点评

纪录电影并不缺观众。下半年热映的《里斯本丸沉没》不仅取得了4400万元票房的好成绩,也获得了相当不俗的口碑。相较于虚构影视作品,纪录电影在知识密集度、系统性、客观真实性等方面有显著优势,对观众天然地具有一定吸引力。记录时代变迁的纪录电影,本身也在变。从影院大屏到手机小屏,纪录电影要适应新技术的发展和媒介生态的演变,在新发展格局中探索新的理念和路径,提高作品的影院属性,开拓互联网传播渠道,在多元传播格局中以优质内容建立与观众的情感连接,助推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发布记者 徐晓琳